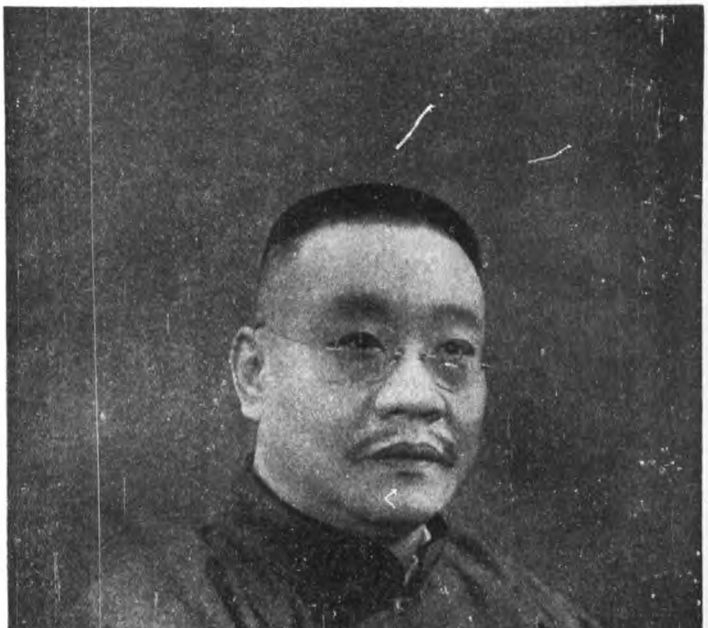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

本院理事譚組庵先生小影



乾清宮所存乾隆書件之未裝褾者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十四日三法司題太監錢文才打死民人徐二應絞監候、奉上諭凡太監殺人、斷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朕觀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愼之於始、苟其始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迨其勢旣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然也、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尙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閱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答、委之司禮監、司禮監委之名下內監、此輩素無學問、不知義理、委之以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此案、爾等記之、至秋審時、勿令倖免、

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上諭、皇太后乘輿、關係甚重、爾等總管、自當細心查點、朕見請轎太監高矮不齊、大小不等、又使年老首領督領擺撥、此輩自顧走路不暇、豈能出力幫扶、卽扶掖轎桿、轉致累墜、掌儀司鑾儀衛太監頗多、爾等細心查點、將身量高者、配爲一班、稍矮者配爲一班、每撥用强壯首領一名督領、不時演習、必須請轎平穩、不許聲高說話、爾等或一二月查點一次、自此派定撥數、不許頂名更替、或有告病等事、必量其身材頂補、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刑部以太監劉進朝逃出訛詐、奏請議罪、奉旨劉進朝乃禁中役使之人、逃出已屬可惡、況又於所逃處嚇詐、有司宜照光棍例議罪、嗣後太監有與同罪者、以此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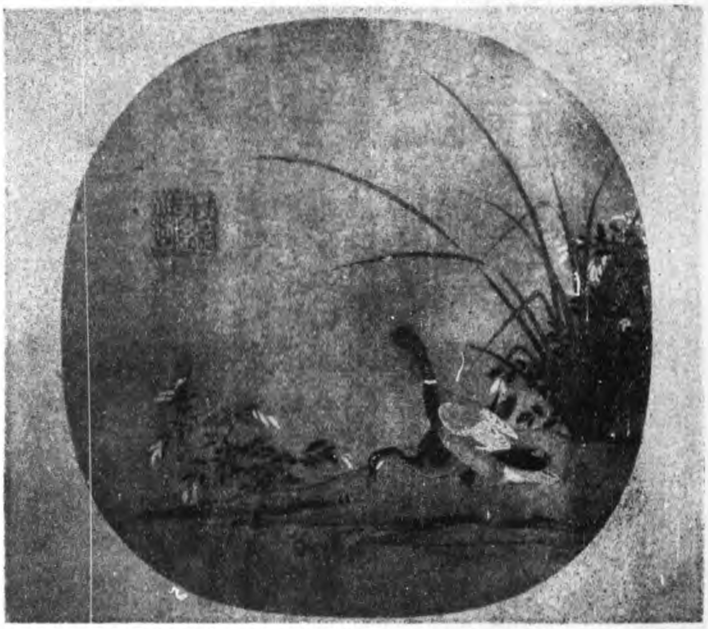
（接閱第二版）

慈寧花園臨溪亭內陳設之玻璃塔

慈禧之冠

止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寄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處
交卽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卽寄
二十二元

宋毛益紅蓼雙鳧　宋元集繪之一　無欵原標簽題(毛益)



毛益、松子、乾道畫院待詔、工翎毛花卉、尤能渲染、似欲飛鳴、

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上諭皇太子、朕從不用使捷伶俐言語不謹狂詐之太監、用太監不過取其當差勤謹老實、寡言穩重、即如梁九功、人甚伶俐、凡有差遣處、朕尚時加防範、今看毓慶宮內、俱是少年首領、並無有年紀之人、倘至爭競、行兇、火燭、關係緊要、高三變雖言語鈍拙、而辦事誠實、語言謹慎、又識滿洲字、可以當得總首領、賈應選趙國士二人、雖稍軟弱、坐性好、言語謹慎、老實、宮內可以用得、呂有功郭朝用不拘何處、可以當得首領、爾等送與皇太子去、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諭、今日天氣甚冷、應選秀女、多係貧寒之家、爾等帶至和暖處所、賞給熱湯飯、毋致凍餒、

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七日上諭、朕聞宮內太監三五成羣、結盟聚黨、此由總管不能壓服首領、首領不能壓服散衆、全無法度以致如此妄行、甚至有偸竊爲匪者、爾等即速舉出、不可隱瞞、如日後發覺、爾等尚能保全首領乎、太監等或在外生事妄行、爾等全不稽察、爾等曾參過何人、此皆畏懼屬下太監之故、

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三日上諭、近來太監不守規矩、與各宮內女子認親戚叔伯姊妹、往來結議、斷乎不可、太監等在內廷當差、女子等在內宮答應、各有內外、嗣後務當斷絕交結、如仍不能斷絕、總管與本宮首領、卽行置之重典、自降旨後、若經察出、奏不奏亦任爾等、朕自有處置、　（未完）

清繡佛像

明仇英觀瀑圖

仇英、字實父、號十洲、太倉人、移居吳郡、出周臣門、宋元名筆無不臨摹、人物鳥獸山水樓觀旗輦車容之類、秀雅鮮麗、皆稱名筆、所謂趙伯駒後身、卽文沈亦未盡其法、尤工士女、神采生動、明之工筆稱傑云、

明姚綬松竹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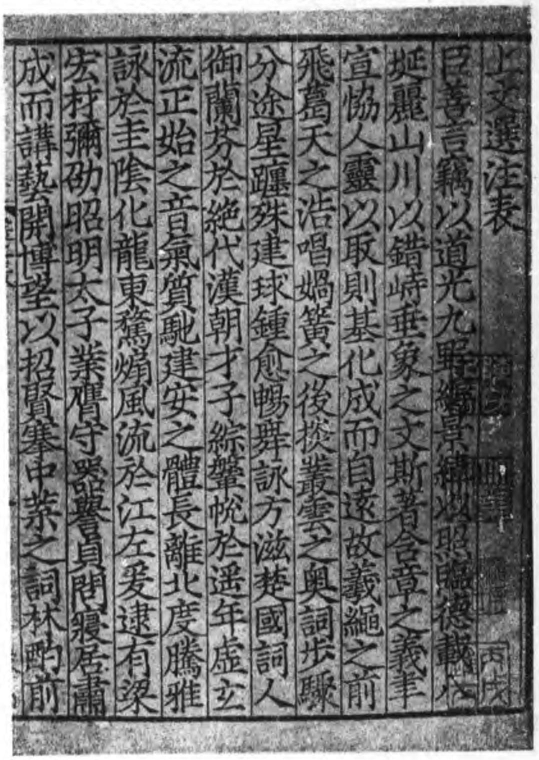
姚綬、字公綬、號穀菴子、又號雲東逸史、解官歸、築室曰丹邱、嘯咏其中、人稱丹邱先生、黼子、天順中賜進士、爲監察御史、成化初爲永寧郡守、初學才墨、後學唐品得古意、寫竹石瀟灑可愛、擬入逸品中、雅工翰衜、書法眉山、工詩、著雲東集、

(本市) 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每冊大洋五元故宮博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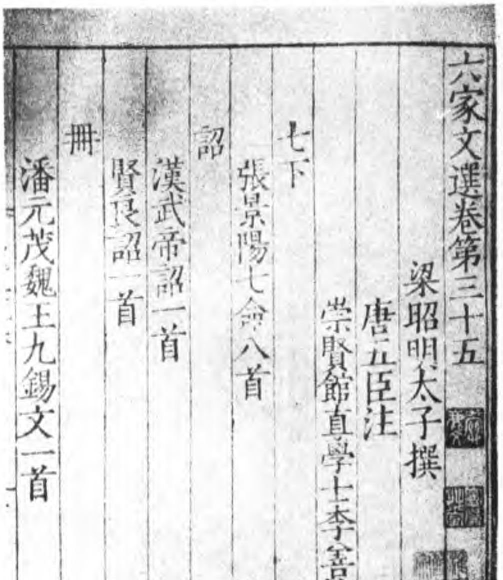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本院圖書館所藏善本書、凡藏六家文選三本、一、宋開慶咸淳間廣都裴宅刊本、一、宋紹興二十八年修正明州舊刊本、一、明嘉靖二十八年袁褧翻刻裴本、茲各選印書影一二紙、陸續登諸本刊、俾閱者有所比較焉、編者識

宋開慶咸淳間廣都裴宅刊本六家文選之一頁


上文選注表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
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
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
飛葛天之浩唱媯簧之後掞叢雲之奥詞步驟
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
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於遙年虛玄
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
詠於圭陰化龍東鶩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
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
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

裴刊文選之又一頁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清德宗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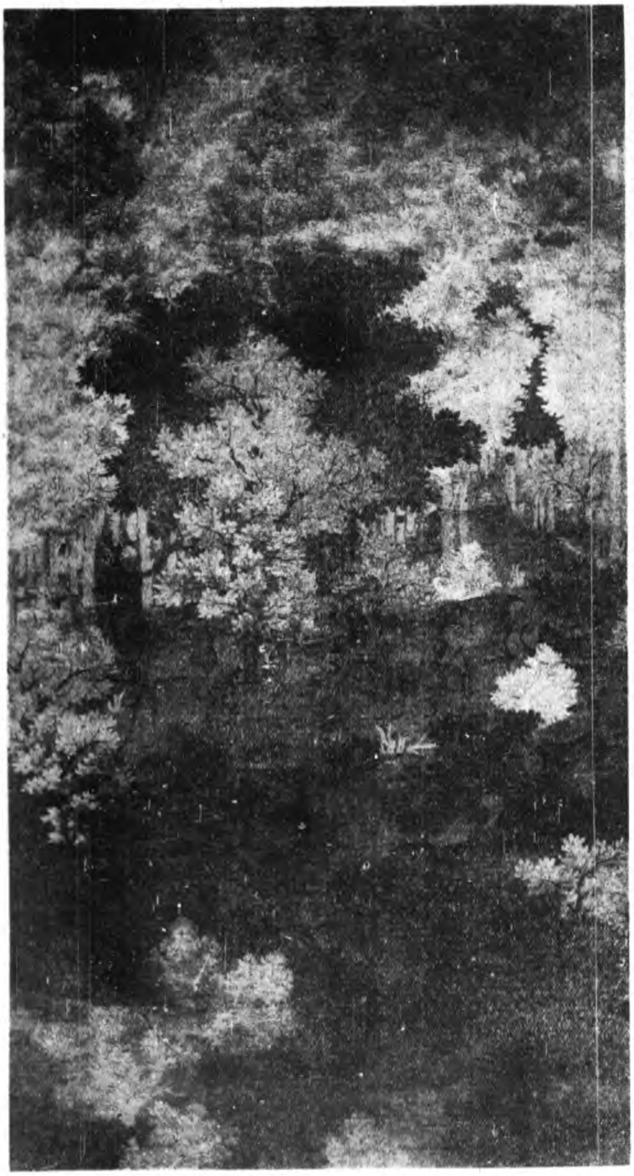
歐陽修縱囚論書後

昔唐太宗縱囚一事、歐陽修論之以為非聖人常法、斯言韙矣、然謂其逆情干譽、抑何刻也、夫人君一念之惻隱、可以感天地、可以通神明、而況於人乎、又何問其為君子小人乎、君子知義、小人知恩、知義者不渝、知恩者必報、此亦人情之常耳、惡足深怪、至所論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謂恩德之致、此則近於申商之法矣、遵此說也、則大禹下車泣罪亦可議乎、

批明史

夏言以青詞值西苑、不過與嚴嵩等耳、徒以河套一事、與嵩異議、遂為所傾陷、其氣節固可重、然進身之初、余不取焉、張居正進身端矣、相業偉矣、獨其攬權固寵、剛愎忌刻之私、終為世論所薄、烏在其為良弼哉、論心術則夏優於張、論事功則張勝於夏、要之皆非純粹君子人也、

五代丹楓呦鹿圖　無款原裱簽題「五代」



軍假司馬印之一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二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三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四

鼻紐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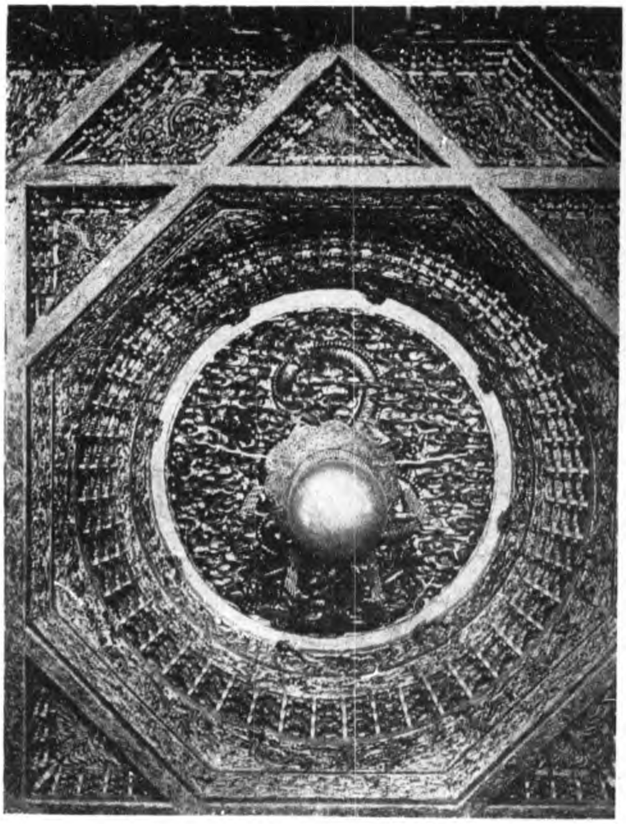
栗亭

同日北京益世報載云、

天津六日電云、溥儀出宮消息、傳到天津、一般前清遺老復辟黨人、聞之頗爲震駭、當卽召集會議、開推定鐵良、升允、袁大化、羅振玉　等先行到京提出抗議、作爲第一步驟云、

電通北京六日消息、段祺瑞因接到溥儀出宮確報、頗有表示不滿之意、並致電京中當局、其原文大意如下、（衔略）頃聞皇宮鎖閉、迫移萬壽山等語、要知清室遜政、非征服比、優待條件、全球共聞、雖有移住萬壽山之條、綏商未爲不可、迫之、於優待不無剌謬、何以昭大信於天下乎、望卽從長議之可也、云云、按電中所述皇宮鎖閉迫移萬壽山一節、殊非事實、想一經解釋之後、當可了然也、

交泰殿藻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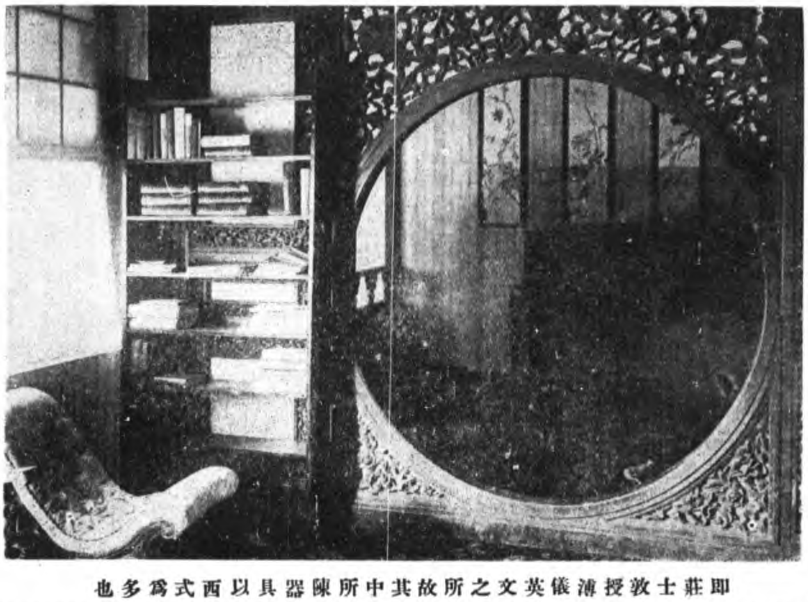


八日社會日報載云

昨日上午九時許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清室古物保存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及隨員宋某、（某通訊社記者）同往後海醇王府、由耆齡等迎入、坐定後、鹿張等即對耆齡等發言、此來有三事相告、第一、門禁問題、可以變通辦理、但因嚴密保護、交通自當求其利便、第二、關於善後事宜、今日擬請溥儀先生宣布意見、以便參酌、第三、宮內現有數千人、今無人主持、恐生變故、意欲先行遣散其一部份以免危險、同時印璽據國務院調查、實有二十五顆、今已交出者僅兩顆、今日欲再接收其餘、鹿張語已、耆齡謂司令等之意、某已敬悉、交璽及遣散宮人、此事當然可辦、印璽今均存交泰殿、顆數雖不之知、然覺得若干顆、即可交若干顆、至遣散宮人不唯司令等感其有必要、即某等亦感有必要、此外關於善後各事、似無須溥儀聲明、因彼個人實爲最新之人物、觀於彼之能與胡適等談話、卽能窺知之、往之所以不便出宮者、乃有爲之阻者耳、今旣出宮、在彼實引爲至幸之事、其對於外此之餘事、則當然一聽委員會之主持、決無異言也、鹿云雖然彼本人之意見、吾等殊願得而聞之、於是耆齡等乃往告溥儀、未幾、溥儀果出、穿普通微帶灰色之長衣、不加馬褂、着黃色皮鞋、貌不甚豐、而神采則頗煥發、望之儼一學生、旣出卽與鹿等一一握手、始就坐、鹿叩其意見、則答曰、吾之意見、早已相告矣、吾今中華民國之一份子、對於故宮善後事宜、自無不可商量者、惟吾旣爲國民一份子、則所享權利應相等、故關於門禁、望稍爲通融、同時耆齡等、幷告鹿張曰、溥儀及其夫人等、不更衣已三日矣、應用衣服及各件、尙望先予放出、其餘各物、可再行討論、

（未完）

養性齋



即莊士敦授溥儀英文之所故其中所陳器具以西式爲多也

第四期勘誤

第三版清德宗遺稿「捕蛇者說書後」第十一行「比戶而徵之」句「戶」誤植尸

第四版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第九行「安右門」應作「內右門」又十三行「敷義門」應作「敷華門」

故宮藏本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已影印本預約廣告（一）本院古物館請石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本刊係搜集故宮藏珍每